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官場現形記 第四十二回 歡喜便宜暗中上當 附庸風雅忙裡偷閒

話說瞿耐庵夫婦吵著要扣錢穀老夫子一百銀子的束，錢穀老夫子不肯，鬧著要辭館，瞿耐庵急了，只得又托人出來挽留。裡面太太還只顧吵著扣束，又說什麼「一季扣不來，分作四季扣就是了，要少我一個錢可是不能！」瞿耐庵無奈，只得答應著。帳房簿子既已到手，頂要緊的應酬，目下府太尊添了孫少爺，應送多少賀敬？翻開簿子一看，並無專條。瞿太太廣有才情，於是拿了別條來比擬。上頭有一條是：「本道添少爺，本署送賀敬一百元。」瞿太太道：「就拿這個比比罷。本府比本道差一層，一百塊應得打一個八折，送八〇塊；孫少爺又比不得少爺，應再打一個八折；八八六〇四，就送他六〇四塊罷。」於是叫書啟師爺把賀稟寫好，專人送到府裡交納。

不料本府是個旗人，他自己官名叫喜元。他祖老太爺養他老太爺的那一年，剛正六〇四歲，因此就替他老太爺起了個官名，叫做「六〇四」。旗人有個通病，頂忌的是犯他的諱，不獨制台一人為然。這喜太守亦正坐此病。他老太爺名叫六〇四，這幾個字是萬萬不准人家觸犯的。喜太守自接府篆，同寅荐一位書啟師爺，姓的是大耳朵的陸字。喜太守見了心上不願意，便說：「大寫小寫都是一樣，以後稱呼起來不好出口，可否請師爺換一個？」師爺道：「別的好改，怎麼叫我改起姓來！」曉得館地不好處，於是棄館而去。喜太尊也無可如何，只得聽其自去。喜太尊雖然不大認得字，有些公事上的日子總得自己標寫，每逢寫到「六〇四」三個字，一定要缺一筆；頭一次標「〇」字也缺一筆。旁邊稿案便說：「回老爺的話：『〇』字缺一筆不又成了一個「一」字嗎？」他一想不錯，連忙把筆放下，躊躇了半天沒得法想。還是稿案有主意，叫他橫過一橫之後，一豎只寫一半，不要頭透。他聞言大喜，從此以後便照辦，每逢寫到「〇」字，一豎只豎一半，還夸獎這稿案，說他有才情。又說：「我們現在升官發財是那裡的？不是老太爺養咱們，咱們那裡有這個官做呢？如今連他老人家的諱都忘了，還成個人嗎。至於我，如今也是一府之主了，這一府的入總亦不能犯我的。」於是合衙門上下摸著老爺這個脾氣，一齊留心，不敢觸犯。

偏偏這回孫少爺做滿月，興國州孝敬的賀禮，簽條上竟寫了個「喜敬六〇四元」。先是本府門政大爺接到手裡一看，還沒有嫌錢少，先看了簽條上寫的字，不覺眉頭一縐，心上轉念道：「真正湊巧！統共六個字，倒把他老人家父子兩代的諱一齊都鬧上了。我們如果不說明，照這樣子拿上去，我們就得先碰釘子，又要怪我們不教給他了。」轉了一回念頭，又看到那封門包，也寫得明明白白是「六元四角」。門政大爺到此方才覺得興國州送的賀禮不夠數；於是問來人道：「你們貴上的缺，在湖北省裡也算得上中字號了。怎麼也不查查帳，只送這一點點？這個是有老例的。」瞿耐庵派去的管家說道：「例到查過，是沒有的。敝上怕上頭大人挑眼，所以特為查了幾條別的例，才斟酌了這麼一個數目。相煩你替咱費心，拿了上去。」門政大爺一面搖頭，一面又說道：「你們貴上大老爺這回署缺，是初任還是做過幾任了？」派去的管家回稱「是初任」。門政大爺道：「這也怪不得你們老爺不曉得這個規矩了。」派去的管家問「什麼規矩」。門政大爺道：「你不瞧見這簽條上的字嗎？又是『喜元』，又是『六〇四』，把他父子兩代的諱都干上去。你們老爺既然做他的下屬，怎麼連他的諱都不打聽聽？你可曉得他們在旗的人，犯了他的諱，比當面罵他『混帳王八蛋』還要利害？你老爺怎麼不打聽明白了就出做官？」一頓話說得派去的管家呆了，只得拜求費心，說：「求你想個法子替敝上遮瞞遮瞞，敝上總是感激，總要補報的。」

門政大爺見他孝敬的錢不在分寸上，曉得這位老爺手筆一定不大的，便安心出他的丑，等他以後怕了好來打點。主意打定，一聲不響，先把六元四角揣起，然後拿了六〇四塊，便直徑奔上房裡來告訴主人。恰巧喜太尊正在上房同姨太太打麻雀牌哩，打的是兩塊錢一底的小麻雀。喜太尊先輸了錢不肯拿出來，其時正和了一副九〇六副，姨太太想同他扣帳，他不肯，起身上前要搶姨太太的籌碼。正鬧著，齊巧門政大爺拿著洋錢進來。姨太太道：「不要搶了，送了洋錢來了。」喜太尊一聽有洋錢送來，果然放手，忙問：「洋錢在哪裡？」門政大爺大慌不忙，登時把一個手本，一封喜敬，擺在喜太尊面前。喜太尊一看手本，知道是新任興國州知州瞿某人，忽然想起一樁事來，回頭問門政大爺道：「瞿某人到任也有好多天了，怎麼『到任規』還沒送來？興國州是好缺，他都如此疲玩起來，叫我這本府指望誰呢？」門政大爺道：「這是送的孫少爺滿月的賀禮。他有人在這裡，『到任規』卻沒有提起。」於是喜太尊方才歪過頭去瞧那一封洋錢，一瞧是「喜敬六〇四元」六個小字，面色登時改變，從椅子上直站起來，嘴裡不住的連聲說：「啊！啊！啊！兩聲，仍舊回過頭去問門政大爺道：「怎麼他到任，你們也沒有寫封信去拿這個教導教導他？」門政大爺道：「這個向來是應該他們來請示的。他們既然做到屬員，這些上頭就該當心。等到他們來問奴才，奴才自然交代他，他不來問，奴才怎麼好寫信給他呢。」喜太尊道：「寫兩封信也不要緊，你既然沒有寫信通知他們，等他來了，你就該告訴他來人，叫他拿回去重新寫過再送來。如今拿了這個來給我瞧，可是有心給我下不去不是？」

門政大爺道：「老爺且請息怒。請老爺先瞧瞧他送的數目可對不對？」喜太尊至此方看出他止送有六〇四塊。此時也不管簽條上有他老太爺的名諱，便登的一聲，接著豁琅兩響，把封洋錢摔在地下，早把包洋錢的紙摔破，洋錢滾了滿地了。喜太尊一頭跺腳，一頭罵道：「豈有此理！豈有此理！他這明明是瞧不起我本府！我做本府也不是今天才做起，到他手裡要破我的例可是不能！怎麼他這個知州腰把子可是比別人硬繃些，就把我本府不放在眼裡！『到任規』不送，賀禮亦只送這一點點！哼！他不要眼睛裡沒有人！有些事情，他能逃過我本府手嗎！把這洋錢還給他，不收！」喜太尊說完這句，麻雀牌也不打了，一個人背著手自到房裡生氣去了。

這裡門政大爺方從地板上把洋錢一塊一塊的拾起，連著手本捧了出來。那瞿耐庵派去的管家正坐在外面候信哩。門政大大爺走進門房，也把洋錢和手本往桌上一摔，道：「伙計！碰下來了！上頭說『謝謝』，你帶回去罷！」瞿耐庵派去的管家還要說別的，門政大爺因見又有人來說話，便去同別人去聒腳，也不來理他了。瞿耐庵管家無奈，只得把洋錢、手本揣了出來，回到下處，曉得事不妙，不敢徑回本州，連夜打了一個稟帖給主人說明原委，聽示辦理。等到稟帖寄到，瞿耐庵看過之後，不覺手裡捏著一把汗，進來請教太太。誰知太太聽了反行所無事，連說：「他不收，很好！……我的錢本來不在這裡嫌多，一定要孝敬他的。好歹咱們是署事，好便好，不好，到一年之後，他東我西，我不認得他，我也不仰攀他，要他認得我。派去的人趕緊寫信叫他回來。就說我眼睛裡沒有本府，我擔得起，看他拿我怎樣！」瞿耐庵聽了太太的話，一想不錯，於是寫了封信把管家叫了回來。後來本府喜太尊又等了半個月，不見興國州添送進來，「到任規」也始終沒送，心下奇怪，仔細一打聽，才曉得他有這門一位仗腰的太太，面上雖說不出，只好暗地想法子。閒話少敘。且說瞿耐庵夫婦二人因見本府尚奈何他不得，以後膽子更大，除了督、撫、兩司之外，其餘連本道都不在他眼裡。三節兩壽，孝敬上司的錢，雖不敢任情減少，然而總是照著前任移交過來的簿子送的。各位司、道夫人都念他同制台有點瓜葛，大家都不與他計較，不過恨在心裡。究竟多送少送，瞿耐庵並不曉得，以為「照著簿子，我總交代得過了」。只有撫台是同制台敵體的，有些節敬、門包等項送得少了，便由首縣傳出話來，說他一兩句，或是退了回來。瞿耐庵弄得不曉得，告訴人說：「我是照例送的，怎麼他們還貪心不足？」無奈撫台面子，只好補些進去。有時候添過原數，有時候不及原數，總叫使他錢的人心上總不舒服，這也非止一次了。還有些過境內委員老爺，或是專門來查事件的，他也是照著簿子開發，以致沒一位委員不同他爭論。

正是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知不覺，瞿耐庵自從到任至今也有半年了。治下的百姓因他聽斷糊塗，一個個痛心疾首，還是平常，甚至上司，同寅也沒有一個喜歡他的。磕來碰去，只有替他說壞話的人，沒有一個說他好的人。他自以為：「我於上司面上的孝敬，同寅當中的應酬，並沒有少人一個，而且筆筆都是照著前任移交的簿子送的。就是到任之初，同本府稍有齟齬，後為首縣前來打圓場，情面難卻，一切『到任規』，孫少爺滿月賀禮，都按照簿子上孝敬本道的數目孝敬本府，也算得盡心的了。」那知本府

亦恨之入骨。一處處弄得天怒人怨，在他自己始終亦莫明其所以然。

不料此時他太太所依靠的於外公端制台奉旨進京陛見，接著又有旨意叫他署理直隸總督，一時不得回任。這裡制台就奉旨派了撫台升署，撫台一缺就派了藩台升署，臬台、鹽道以次遞升，另外委了一位候補道署理鹽道。省中大局已定，所屬印委各員，送舊迎新，自有一番忙碌，不消細述。

且說這位署理制台的，姓賈，名世文。底子是個拔貢做過一任教官，後來過班知縣，連升帶保，不到二□年工夫，居然做到封疆大吏，在湖北巡撫任上也足足有了三個年頭。這年實年紀六□六歲。生平保養的很好，所以到如今還是精神充足。自稱生平有兩樁絕技：一樁是畫梅花，一樁是寫字。

（拔貢：從秀才中選拔出來，保送入京，經過朝考合格，可充任京官、知縣等職。初6年選一次，後改為12年。）

他的書法，自稱是王右軍一路，常常對人說：「我有一本王羲之寫的『前赤壁賦』，筆筆真楷，碧波清爽，一筆不壞，聽說還是漢朝一個有名的石匠刻的。兄弟自從得了這部帖，每天總得臨寫一遍，一年三百六□日，從沒有一天不寫的。」大家聽了他的話，幸虧官場上有學問的人也少，究竟王右軍是那一朝代的人，一百個當中，論不定只有三個兩個曉得。曉得的也不過付之一笑，不曉得的還當是真的哩。他說近來有名的大員如同彭玉麟、任道鎔等，都歡喜畫梅花，他因此也學著畫梅花。他畫梅花另有一個訣竅，說是只要圈兒畫得圓，梗兒畫得粗，便是能手。每逢畫的時候，或是大堂幅，或是屏幅，自己來不及，便叫管家幫著畫圈。管家畫不圓。他便檢了幾個沙殼子小錢鋪在紙上，叫管家依著錢畫，沒有不圓的了。等到管家畫完之後，然後再經他的手鉤須加點。

有些下屬想要趨奉他，每於上來稟見的時候，談完了公事，有的便在袖筒管裡或是靴頁子裡，掏出一張紙或是一把扇子，雙手捧著，說一聲「卑職求大人墨寶」，或是「求大人法繪」。那是他再要高興沒有，必定還要說一句：「你倒歡喜我的書畫麼？」那人答應一聲「是」，他更樂的了不得。送客回來，不到天黑便已寫好，畫好，叫差官送給那人了。

後來大家摸著他的脾氣，就有一位候補知縣，姓衛，名瓚，號占先，因為在省裡空的實在沒有路子走了，曾於半個月前頭，求過賈制台賞過一幅小堂畫。賈制台的脾氣是每逢人家求他書畫，一定要詳詳細細把這人履歷細問一遍，沒差的就可得差，無缺的就可得缺。候補班子法中，有些人因走這條路子得法的很不少。衛占先為此也趕到這條路上來。但是求書畫的人也多了，一個湖北省城那裡有這許多缺，許多差使應酬他們。弄到後來，書畫雖還是有求必應，差缺卻有點來不及了。衛占先心上躊躇了一回，忽然想出一條主意來，故意的說：「有事面稟。」號房替他傳話進去。賈制台一看手本，記得是上次求過書畫的，吩咐叫「請」。見面之後，略為扳談了幾句。衛占先扭扭捏捏又從袖子管裡掏出一卷紙來，說：「大人畫的梅花，卑職實在愛得很！意思再求大人賞畫一張，預備將來傳之子孫，垂之久遠。」賈制台道：「不是我已經給你畫過一張嗎？」衛占先故意把臉一紅，吞吞吐吐的，半天才回答道：「回大人話：卑職該死！卑職該死！卑職沒出息！卑職因為候補的實在窮不過，那張畫卑職領到了兩天，就被人家買了去了。」

賈制台一聽這話，不禁滿臉堆下笑來，忙問道：「我的畫，人家要買嗎？」衛占先正言厲色的答道：「不但人家要買，並且搶著買！起先人家計價，卑職要值□兩銀子。」賈制台繃著眉，搖著頭道：「不值罷！不值罷！」又忙問：「你到底幾個錢賣的？」衛占先道：「卑職實實在在到手二□塊洋錢。」賈制台詫異道：「你只討人家□兩，怎麼倒到手二□塊洋錢？」衛占先道：「卑職討了那人□兩，那人回家去取銀子，忽然來了一個東洋人，說是聽見朋友說起卑職這裡有大人畫的梅花，也要來買。」賈制台又驚又喜道：「怎麼東洋人也歡喜我的畫？」衛占先道：「大人容稟。」賈制台道：「快說！」衛占先道：「東洋人跑來要畫，卑職回他：『只有一張。』他說：『一張就是一張。』卑職拿出來給他看過之後，他便問：『多少銀子？』卑職回他：『□兩銀子。已經被別的朋友買了去了。』東洋人道：『你退還他的銀子，我給你□四塊洋錢。』卑職說：『人家已經買定，是不好退還的。』東洋人只道卑職不願意，立刻就□六塊、□八塊，一直添到二□塊，不由分說，把洋錢丟下，拿著書就跑了。後來那個朋友拿了□兩銀子再來，卑職只好怪他沒有留定錢，所以被別人買了去。那個朋友還滿肚皮不願意，說卑職不是。」賈制台道：「本來是你不是。」衛占先一聽制台派他不是，立刻站起來答應了幾聲「是」。賈制台道：「你既然□兩銀子許給了人家，怎麼還可以再賣給東洋人呢？果然東洋人要我的畫，你何妨多約他兩天，進來同我說明，等我畫了再給他？」衛占先連連稱「是」，又說：「卑職也是因為候補的實在苦極了，所以才斗膽拿這個賣給人的。」

賈制台道：「既然有人要，我就替你多畫兩張也使得。」說罷便吩咐衛占先跟著自己同到簽押房裡來。賈制台進屋之後，便自己除去靴帽，脫去大衣，催管家磨墨，立刻把紙攤開，蘸飽了筆就畫，又吩咐衛占先也脫去衣帽，坐在一旁觀看。正在畫得高興時候，巡捕上來回：「藩司有公事稟見。」賈制台道：「停一刻兒。」接著又是學台來拜。賈制台道：「剛剛有事，偏偏他們纏不清！替我擋駕！」巡捕出去回頭了。接著又是臬司稟見說是「夏口廳馬同知捉住幾個維新黨，請示怎麼辦法」夏口廳馬同知也跟來預備傳見。還有些客官來稟見的，官廳子上坐得有如許若干人，只等他老人家請見。他老人家專替衛占先畫梅花，只是不出來。

外面學台雖然擋住未曾進來，藩、臬兩司以及各項稟見的人卻都等得不耐煩。當下藩台先探問：「到底督憲在裡面會的什麼客，這半天不出來？」探來探去，好容易探到，說是大人正在簽押房裡替候補知縣衛某人畫畫哩。藩台一向是有毛燥脾氣的，一聽這話，不覺怒氣冲天，在官廳子上，連連說道：「我們是有公事來的，拿我們丟在一邊，倒有閒情別致在裡頭替人家畫畫兒！真正豈有此理！……我做的是皇上家的官，沒有這樣閑工夫好耐性去等他！既然不見，等我走！」說著，賭氣走出官廳，上轎去了。

且說這時候署藩台的亦是一個旗人，官名喚做鳴札騰額，年紀只有三□歲。他父親曾做過兵部尚書，去世的時候，他年紀不過二□一歲。早年捐有郎中在身，到部學習行走。父親見背，遂蒙皇上天恩，仍以本部郎中，遇缺即補，服滿補缺。幸虧此時他岳父執掌軍機，歇了三年，齊巧碰到京察年分，本部堂官就拿他保薦上去，引見下來，奉旨以道、府用。不到半年，就放湖北武昌鹽法道。是年只有二□七歲。到底年紀輕的人，一心想做好官，很替地方上辦了些事，口碑倒也很好。次年還是湍制台任上保薦賢員，把他的政績臚列上陳，奉朱批，先行傳旨嘉獎。他裡面有丈人照應，外面又有總督奏保，所以外放未及三年，便已升授本省臬司。這番湍制台調署直隸總督，本省撫台署理督篆，藩台署理撫篆，所以就請他署理藩篆。他到任之後，靠著自己內有與援，總有點心高氣傲。有些事情，凡是藩司分所應為的，在別人一定還要請示督、撫，在他卻不免有點獨斷獨行，不把督、撫放在眼裡。

（京察：考核京官的制度，清代每三年舉行一次，憑考核結果定升降。）

此番偶然要好，為了一件公事前來請示制台。齊巧賈制台替衛占先畫畫，沒有立刻出來相會，叫他在官廳裡等了一會，把他等的耐煩，賭口氣出門上轎，徑回衙門，公事亦不回了。歇了一會，賈制台把畫畫完，題了款，用了圖章，又同衛占先賞玩了一回，方才想起藩台來了半天了，立刻到廳上請見。那知等了一刻，外面傳進話來，說是藩司已經回去了。賈制台聽說藩台已去，便也罷休。

只因他平日為人很有點號令不常，起居無節，一時高興起來，想到那個人，無論是藩台，是臬台，馬上就傳見，等到人家來了，他或是畫畫，或是寫字，竟可以□天不出來，把這人忘記在九霄雲外。巡捕曉得他的脾氣，回過一遍兩遍，多回了怕他生氣，也只好把那人丟在官廳上老等。常有早晨傳見的人，到得晚上還不請見，晚上傳見的人，到得三更、四更還不請見。他睡覺又沒有一定的時刻，會著客，看著公事，坐在那裡都會朦朧睡去。一天到夜，一夜到天亮，少說也要睡二三□次。幸虧睡的時候不大，只要稍為朦朧，仍舊是清清楚楚的了。他還有一個脾氣，是不歡喜剃頭的。他說剃發匠拿刀子剃在頭上，比拿刀子割他的頭還難過，所以往往一兩個月不剃頭，亦不打辮子。人家見了，定要老大的嚇一跳，倘不說明白是制台，不拿他當作囚犯看待，一定拿他當做孤哀子看待了。除了畫梅花寫字之外，最講究的是寫四六信。常常同書啟老夫子們討論，說是一個人只要會做四六信，別的學問一定是不差的。因為這四六信對仗既要工整，聲調又要鏗鏘。譬如干支對干支，卦名對卦名，鳥獸對鳥獸，草木對草木，倘若拿干支對卦名，使鳥獸對草木，便不算得好手了。至於聲調更是要緊的，一封信念到完，一直順流水瀉，從不作興有一個隔頓。一班

書啟相公、文案老爺，曉得制台講究這個，便一個個在這上頭用心思。至於文理浮泛些，或是用的典故不的當，他老人家卻也不甚斤斤較量。閒話少敘。且說他有位堂母舅，敘起來卻是他母親的從堂兄弟，不過從前替他批過文章，又算是受過業的老夫子。他外祖家是江西袁州人氏。這位堂母舅一直是個老貢生，近來為著年紀大了，家裡人口眾多，處館不能養活，忽然動了做官之興。想來想去，只有這位老賢甥可以幫助幾百銀子。後來又聽見老賢甥升署總督，越發把他喜歡的了不得。意思就想自己到湖北來走一趟，一來想看看老賢甥，二來順便弄點事情做做：「倘若事情不成功，幾百銀子總得幫助我的，彼時回來弄個教官，捐足花樣，倘能補得一缺，也好做下半世的吃著。」主意打定，好容易湊足盤川，待要動身，忽地又害起病來。老年人禁不起病，不到兩三天，便把他病的骨瘦如柴，四肢無力。依他的意思，還要掙扎動身前去。他老婆同兒子再三諫阻，不容他起身，他只得罷手。於是婉婉曲曲修了一封書，差自己的大兒子趁了船一直來到湖北省城，尋個好客寓住下。他的大兒子，便是賈制台的表弟了。這位老表有點禿頂，為他姓蕭，鄉下人都叫他為「蕭禿子」，後來念順了嘴，竟其稱為「小兔子。」

且說小兔子一直是在家鄉住慣的，沒有見過甚麼大什面。平常在家鄉的時候，見的捕廳老爺，已經當作貴人看待，如今要叫他去看制台，又聽人家說起制台的官比捕廳老爺還要大個□七八級，就是伺候制台的以及在制台跟著當底下人的，論起官來，都要比捕廳老爺要大幾成，一路早捏一把汗。如今到得這裡，不見事情不成功，只得硬硬頭皮，穿了一身新衣服，戴了一頂古式大帽子，檢出幾樣土儀，叫棧房裡伙計替他拎到制台衙門跟前。東探西望，好容易找到一個人。小兔子卑躬屈節，自己拿了「愚表弟蕭慎」的名片，向那人低低說道：「我是大人的表弟，大人是我的表哥。我有事情要見他，相煩你替我通報一聲。」

那人拿眼朝他看了兩眼，因聽說是大人的表弟，方才把嘴努了一努，叫他去找號房。小兔子走到號房門口，又探望了半天，才見一個人在床上睡覺，於是從床上把那人喚醒。那號房一接名片，曉得是大人親戚不敢怠慢，立刻通報。傳出話來叫「請」。仍舊由號房替他把手儀拿著，把他領了進去叩見表哥。賈制台看了老母舅的信，自有一番寒暄，問長問短，小兔子除掉諾諾答應之外，更無別話說得。賈制台見他上不得台盤，知道沒有談頭，便吩咐叫他在客棧暫住，「等我寫好回信，連銀子就送過來。」小兔子本來是見官害怕的，因見表哥叫他住外面在候信，便也不敢再到衙門裡來。

賈制台的公事本忙，記性又不好，一擱擱了一個月，竟把這事忘記。後來又接到老母舅一封信，方才想起，忙請書啟老夫子替他打信稿子，寫回信，說是送老母舅五百銀子。又對書啟老夫子說：「這是我的老母舅。這封信須要說幾句家常話，用不著大客氣的。」書啟老夫子回到書房，按照家常信的樣子寫了一封，送給賈制台過目。賈制台取過來看了一遍，因為上頭說的話如同白話一樣，心中不甚愜意，吩咐把文案上委員請一位來。委員到來，賈制台仍照前話告訴他一番，又道：「雖是家常信，但是我這位舅太爺，我小的時候曾經跟他批過文章，於家常之中，仍得加點材料才好，也好叫老夫子曉得我如今的筆墨如何？」委員答應退下，自去構思，約摸有三個鐘頭，做好寫好，上來呈政。無奈當中又用了許多典故，賈制台有點不懂，看了心上氣悶得很。後來看見信裡有「渭陽」兩個字，不覺顛頭播腦，反而稱贊這位文案有才情；又道：「我這封信本是給娘舅帶銀子去的。『詩經』上這兩句我還記得，是『我送舅氏，曰至渭陽』。如今用這個典故，可稱確切不移。好好好！但是別的句子又做得太文雅些，不像我們至親說的話了。為了這封信，倒很辛苦你們。無奈寫來寫去，總不的當。你們如今也不必費心了，還是等我自己寫罷。」文案退去之後，賈制台拿兩封信給眾人看，說：「不信一個武昌省城，連封信都沒人寫，還要我老頭子自己煩心，真正是難了！」

人家總以為他既如此說，這封信一定馬上自己動手的，況且舅太爺還在那裡指望他寄銀子。誰知小兔子在棧房裡，一住住了兩個月，不敢來見表哥。他老人家事情又多，幾個打岔，竟把這件事忘記在九霄雲外。忽然一天接到舅母的電報，說是娘舅已死。懇情立刻打發他兒子回去。賈制台到此方想起五百銀子未寄，信亦不曾寫，如今已來不及了。無可說得，只得叫人把表弟找來，當面怪表弟：「為什麼躲著我表哥，自從一面之後，一直不再來見我？我只當你已經動身回去了，我有銀子，我給誰帶呢？」幸虧小兔子是個鋸了嘴的葫蘆，由他埋怨，一聲不響，聽憑賈制台給了他幾個錢，次日便起身奔回原籍而去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